

一切諸法，空無所有，
無有常住，亦無起滅，
是名智者，所親近處。

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

慧青學苑春令講座

在啼鳥處處的春曉中，萬物欣欣向榮，您一年的生涯也從此起步。如何使生命中的智慧更加剔透、廣遠？慧青學苑邀請您同赴「春令講座」共享「付出與關懷」的喜悦！

- 活動時間：四月三日至四月五日
- 活動地點：嘉義縣香光寺
- 參加對象：大專同學限六十名
- 通訊住址：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洲四九之一號

邀請您送一份法喜到人間

「香光莊嚴」是一份傳遞佛法教育的刊物，發行至今已進入第十五期，由原來每期一萬份增至一萬五千份；三年來，曾由少數善心人士隨喜助印，而今面對日益增加的印刷費及高昂的郵資，我們竭誠地邀請您能定期發心贊助，送一份法喜到人間，滋潤渴望佛法的心靈。

香光莊嚴雜誌社 敬啟

名芳印助

- 叁仟元整：戴廷玲、胡玉珍
- 貳仟元整：葉淑姬、葉月霞
- 林麗珠、張惠華
- 壹仟伍佰元整：尤啓順、林世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誌第四五八號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

第 16 期

Glorious Buddhism

發行人：釋 悟 因 組
主編：本刊編輯部
地址：香光莊嚴雜誌社
嘉義縣竹崎鄉60406
內埔村溪洲49-1號
電話：(05)2541267
03308694—香光寺
郵政劃撥：Buddhist Institute of
Hsiang Kuang Convent
49-1 Hsiychoa, Nei-pu
Chu-Chi, Chia-I, 60406
Taiwan, R.O.C.

俗世到絕超從

遷變的教宗灣台看授教源海聖

生眾熟成土佛嚴莊

育教於法佛寓何如談授教元博田

【本刊訊】處在急遽變遷的現代社會中，宗教應扮演什麼角色？發揮什麼功能？其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發展趨勢如何？為探討這些課題，香光莊佛學院特別邀請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社會學博士、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台大社會學系聖源海教授於十一月十九日、廿日蒞院，作有關現代宗教與社會研究的專題演講。講題分別是「宗教的社會科學研究——目的與限制」與「台灣地區宗教與社會變遷」。

聖源海教授在「宗教的社會科學研究——目的與限制」的專題中，從人類學、心理學、社會學、史學的角度來看待現代社會學如何研究宗教、宗教心靈、宗教文化、宗教教育的功能，也分析宗教與社會之間的互動、影響。聖源海教授介紹宗教社會學研究目前最實用的方法是實地觀察、訪問、問卷調查、統計資料、搜集歷史文獻等，藉此可分析或歸納出宗教發展的趨勢。但是，也拘於各種方法之限制，也拘於各種方法之限制。

【又訊】香光莊佛學院為提供學界人士，進一步認識宗教教育的功能，繼「現代宗教與社會研究專題演講」之後，特別邀請師大中國文學系田博元教授蒞院，以「絕諸戲論，嚴土熟生——一個教育工作者的省思」為題，於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，下午二時至四時，在佛學院禮堂舉行。田教授將從個人修持、教學二十多年的心得及從事行政工作的寶貴經驗，揉合

了釋、儒、道三家的立論，肯定佛教在轉型期社會教育在轉型期社會教育的重要性，對於教育工作的目的、實踐的見地，有其獨到之處。田教授始終秉持「眾生皆有佛性」的信念，認為天下沒有不可教的學生，並引用佛經中的「一學，將以明證」說明教育工作的有效運用。他強調，廣泛向大眾宣揚佛法，以改善社會風氣，匡正人心，發揮宗教救世濟眾的功能。

【又訊】香光莊佛學院為提供學界人士，進一步認識宗教教育的功能，繼「現代宗教與社會研究專題演講」之後，特別邀請師大中國文學系田博元教授蒞院，以「絕諸戲論，嚴土熟生——一個教育工作者的省思」為題，於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，下午二時至四時，在佛學院禮堂舉行。田教授將從個人修持、教學二十多年的心得及從事行政工作的寶貴經驗，揉合

【本刊訊】香光莊佛學院法師師範大學中道學社、淡江大學正智學社之請，特於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籌辦了「一次大專青年佛學講座」，計有來自師大、淡江、東吳、中興等校三十餘位同學參加。

這次講座的課程設計以引導同學掌握佛法的基本義理，且能將它靈活運用於日常生活，充實心靈空間為主要重點。

行門方面，隨著早晚兩次梵唄唱誦，讓同學們在佛教的業力說中，針對大家耳熟能詳的業、業力、業障作了清晰的詮釋，列舉古今中外名人

「除舊佈新」是年前、年後最常聽見的自我期許。對人們來說，年是過去的結束，也是未來的開始；對佛的人來說，年，正是切實檢討過去，策勵未來精進目標的好時刻。

三十餘年來，台灣的佛教界，由於四眾弟子的努力，已從一片荒蕪而呈欣欣向榮之勢。回顧七十七年的佛教又是怎樣走過來的呢？

在宗教活動方面：除各道場的法會、佛七、念佛會、演講、學佛營、在家戒會、監獄弘法法會等活動外，還有每年例行的三壇大戒傳戒及佛光山一回的歸佛陀時代」的大型弘法活動。可喜的是：適合各年齡層的活動也已經陸續展開了。

在社會慈善方面：除已有的開元、菩提、慈濟等醫院、菩提社會醫療事業外，長設義診及偏遠地區的巡迴醫療服務、冬令救濟、助念團、捐贈遺體、器官、育幼院、養老院、幼稚園、托兒所也在蓬勃設置中，充實了社會服務的內容。

在文化方面：有華梵佛研所、佛光山主辦了數次國際性學術會議；還有花蓮和南寺與普普文化公司共同運籌的佛教多媒體發表會，透過聲光科技弘揚佛法，文殊佛教育文物中心策劃的「一份宗教日報」——「福報」已開始試刊發行。此外，電視、廣播電台弘化節目更是借重科技與社會資源，精益求精，大小雜誌發行、藏經影印、錄音帶、錄影帶的流通，為佛法的傳播帶來更多便利。

在教育方面：華梵工學院、慈濟護專，均已動工建校，正式跨出佛教參與及推廣社會教育的第一步；同時中國佛教會也全力以赴進行籌建佛教大學。此外，中華佛學研究所正一屆的招生培育，加緊造就佛教國際學術人才，再者是中樞圓光佛學院召開首屆全國佛學院院務研習會，聚集

佛學講座

優遊智海

師大淡江學子求法心切

【本刊訊】香光莊佛學院法師師範大學中道學社、淡江大學正智學社之請，特於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籌辦了「一次大專青年佛學講座」，計有來自師大、淡江、東吳、中興等校三十餘位同學參加。

這次講座的課程設計以引導同學掌握佛法的基本義理，且能將它靈活運用於日常生活，充實心靈空間為主要重點。

行門方面，隨著早晚兩次梵唄唱誦，讓同學們在佛教的業力說中，針對大家耳熟能詳的業、業力、業障作了清晰的詮釋，列舉古今中外名人

新佈舊除

話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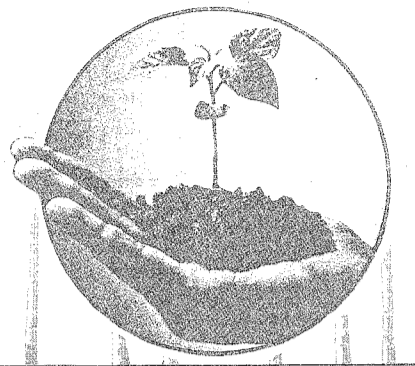


最後要提出的是佛教發展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奇聞現象：近來有些新興宗教打着佛教的旗幟，混雜視聽、打擊佛教教義，如清海佛教教義，如清海的波瀾、假和尚真托鉢、嬰靈供養邪說的充斥等，雖有教界人士行文護教，却無法給予有力制裁，這是最令人遺憾的。

「回顧是為了前瞻」，檢視七十七年中國佛教的腳跡，我們發現：佛教不再只限於祈福、存亡，而是積極地參與社會福利、教育及文化傳播的行列。尤其令人歡欣

來自各地十幾所佛學院，透過院際交流，集思廣益為明日佛學院教育共謀光明遠景；至於如智光、慈明、能仁、普門等佛教創辦的一般工商、高中學校的校務也蒸蒸日上。

在教會方面：中國佛學會源於政府對宗教法令的待判定，有意推舉代表參與競選問政；又有昭慧法師、明光法師等組成「護教組」，展開一連串護法衛教工作，為一向故意扭曲僧尼形象的言論提出角色辯白；另一令人振奮的大事是：中國大陸因顧及社會的需求及國際形象，陸續修護許多佛寺，而當初被返還俗下放的僧尼也得遠，却已現出一線曙光了！



佛教的菩薩精神與教育

本文為參見法師至市黨部及對來寺
中的教學演講內容綜合整理

前言

佛家說因緣，今天很高興能在此和諸位結一份法緣，在座有很多老師，所以見參準備以個人學佛和教學多年的經驗，就「佛教的菩薩精神與教育」的專題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。

佛陀在菩提樹下覺悟時曾經說過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！」對從事教育的人而言，這句話涉及很重要的教育理念——老師的工作不在於塑造學生什麼或給予學生什麼，而在將學生的潛能、本具的光明德性開顯出來。老師是領航者，韓愈曾說老師與學生的差異原在：開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而已。

所以，個人以為有三點是從事教育工作不可不知的：首先須肯定人人皆有佛性，每一位學生都可以被教育，也值得教育。師生之間，乃至學生與學生之間是平等的，是同樣尊貴的。其次，老師須摒除消極的心理，以樂觀進取的態度從事教學，既然沒有不可教的學生，老師是設想、策劃、提供學生學習的任何可能，因此教學的過程，老師能因材施教，善用教學法，循循善誘，鏗而不捨，便是菩薩道的實踐。而在教他、利他的同時，老師的人格、智慧，也得到了提昇。

第三，佛陀教育是覺性的開發教育，故在教育過程，無所謂挫折或頹喪，甚至成就或不成就，只要播下種子，必定功不唐捐。因此，教師除了須培養教學熱誠外，耐心、菩提心以及般若智慧的曠達，更是不可以缺少的。見參儘管還是不足，但還是願意提出在教學上的一些體驗，和大家共同探討如何運用菩薩六度的精神於教育工作裏。

「六度」是由凡夫地至成佛圓滿的舟渡。「六」指六個修學內容，換句話說就是教育工作者者的六個必備條件，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。「度」指依這六種方法修學，我們可以到達那圓滿光明的彼岸。因此，不論是對教師的自我教育或提供學生而言，都是最徹底的修學方式。

布施

施予關懷 陪他長大

「布施」簡單說就是服務奉獻，包括體力、心力、智慧及熱忱等的付出。

近年有位非常出名的年輕散文作家林清玄先生，寫了菩提系列的書籍，影響很多人學佛。他在高中時是個被記了兩個大過、兩個小過、「留校查看」的問題學生。他的環境不好，又是住校生，晚上常偷偷跑去吃麵，他的國文老師知道他的情況，便時常帶他回家吃飯，並鼓勵、指導他寫文章，使他在一段懵懂的歲月裏找到了自己的志向，最後能順利地畢業、升學。同時，也因著這段因緣，在他爾後的作品中總是流動著一股深遠的、悲天憫人的情懷，引人走向光明與希望。我想，以佛家布施廣結善緣的觀點來說，如果林清玄發揮了兩百分的力量，他老師的功勞就有兩百分，因為他的力量來自於老師對他的關懷、鼓舞與永不棄捨。

由此我們更可以肯定：學校的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授，更重要的是健全人格的培育。儘管學生成績不好，品性頑劣，透過老師的身教、言教，學生必能感受他對他的關心，願意接受你的教導，這樣的布施，豈不比純書本上的知識更讓學生刻骨铭心而影響深遠？

持戒

戒制嗔心 善盡本份

談到持戒，大家可能會想：佛家的戒律太多了，這個不行，那個不可以，動輒得咎，學佛簡直是自找麻煩！……我們且不談戒律，就現實的社會現象來看，時下青少年沈迷於網路的刺激，如果那是你的孩子、兄弟、學生，你會答應他去網吧嗎？或者學生打架、考試作弊……，你會允許他、鼓勵

他嗎？當然，你一定會勸他說：「不可以！」這就叫持戒了。因此，對老師來說，什麼是應持的戒律呢？第一是善盡自己的職責，其次要戒嗔心，第三是待人要公平無私。

忍辱

涵養寬容 心氣平和

「忍辱」就字面看是忍受侮辱的意思，其實，深入的說，它有寬容、耐心、堅毅的意義。

過去我曾遇到過學生「挑老師」的情況，當時因為要為一班升高三的學生加強升學輔導，學校將已經教他們兩年的國文老師換掉而由我去教。第一次上課時，全班同學的不高興，排斥全寫在臉上，如是過去的我，一定會有受辱的感覺。可是當時我只有個很強的信心：每個人都具足圓滿的佛性，我既是可學的，學生自然也是可教的。何況，年輕人不明事理，意氣用事是常有的事，我應該體察、體諒他們與原任老師相處兩年的深厚情感。

於是，我對他們說：「如果你們難以接受這個事實，就應積極想辦法，經由正當的途徑向教務處陳情，或者也可以找原來的任課老師，請問他應該怎麼做才對！」聽完這番話，這班學生不顧一切為反對而反對的表態一下子全都改變了，開始有人舉手發問應如何向教務處爭取，他們開始和我商量，整整討論了一節課，因此當班長喊「起立，敬禮！」時，個個都精神抖擻，大聲喊道：「謝謝老師！」

事後我想，如果是我以前的作風、個性，碰到這等事，必然掉頭就走，再也不教這班學生。但是，受了佛法的薰陶，我深深知道不能忍這一時的挫折，師生的關係將無法改善，根本就談不上要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了。所以，這一次的經驗，提醒我：身為一位老師，唯有涵養忍辱的功夫才能心平氣和，不沮喪，不與學生對立，也才能有效地教導學生。

「精進」一詞含義很多，如奮勇、猛銳、努力、堅毅等，尤其是指對一切善法能身體力行，勤奮不懈。處在知識爆炸的時代老師更要不斷精進，充實專業能力才能因應學生的需求。正如老師需要面對具有個別差異的學生，不能只選擇表現良好的學生來教，反而越是表現不佳的學生，更需要去認識、引導他，將他的潛能和優點挖掘出來。因此，在教育過程中，老師除要不斷精進充實專業能力，還要有開關的心量、慈悲友善的態度，主動了解學生的需要而契合根機，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，才能逐步達到教學目標，開啓學生的能力，讓本然清淨的德性智慧萌芽、滋長，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的「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」。可見，「精進」——不忘初衷、熱愛生命的精神，對老師的教學有很重要的影響力。

禪定

澄心靜觀 心智自明

「禪定」的意思是「靜慮」。平常我們的心思，分秒如平原走馬般奔馳飛揚，所以要藉著禪定的修持來讓紛亂的心念澄明，則內在的智慧自可顯現。佛經上說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即是這個道理。

我曾經教過一個班，事先與他們說好每上一課就要考試，沒想到上完第一課便發生了集體罷考事件。我問：「大家準備罷考是不是？」底下沒有反應。我繼續說：「顯然，是大家的決定，現在讓我們來分析這樣的決定有沒有道理，好不好？」一片默然。

於是我說：「我們不是先說好要考試的嗎？大家該不該念書？是因為沒念書才罷考嗎？如果不是，而還有其他原因，是否可以和老師談談呢……」當我說完，馬上聽到有人說：「算了！算了！我們罷了！」

「老師，考試吧！」於是一個個將測驗紙拿出來，本來一副堅持對抗到底的頑強態度都消逝了。

由於這次罷考事件，雙方都學到很多，我也因此發覺禪定用在教學上是很幫助的。遇到逆境時，才能馬上讓心安定下來，冷靜分析為什麼他們要罷考？而不是亂了陣腳一直想知道是誰在橫生枝節等問題，然後掌握緣緣適時輔導他們，成就彼此的佛性。遠離了無謂的情緒和自以為是的指責、批判。靜慮修持可以提供這樣的效用。

般若

優遊任運 自在無礙

「般若」是印度語，譯成華語是「妙智慧」，佛法的智慧與世俗所指的智慧是有點距離的，為了避免混淆故譯成「般若」。佛法智慧的殊勝在於它能透視宇宙人生的真相——「一切人、事、物都是「緣起性空」的。如茶杯必須有瓷土原料

，再經攪拌、拉胚、火燒、上釉等種種過程做成，這是「緣起」。反過來說，若是這些條件發生變化，燒出來的杯子也自不相同。宇宙萬法便是在緣起中生住異滅，而在緣起的事物中找不到一個實在不變的自體，這就是「性空」。

所以，學生不是永遠不變的，好學生也許會變成壞學生，或變得更好；壞學生也可能變好或變得更好。只要老師在因緣條件上做積極的增益，日積月累，必能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和進步。以師生關係來說，學生是因，老師的教育是外緣的緣——傳授知識、開開心量、人格感化等。藉著外緣引發學生佛性覺醒，是老師應著力的地方，也是教育工作者無上神聖的使命。但有時我們難免起疑：「我這樣賣力，為何他沒有改變？」

佛家說每人心中有過去無數的種子，有善的、有惡的、也有無記的，但每一種子，非自生、非他生、非共生、非不緣生，必須透過助緣，因緣和合才能成就。因此我們給學生提供的一切身教、言教，只要落到學生心田中，隨時機的成熟，或早、或晚、或隱、或顯，總是會開花結果的。故老師應培養般若的智慧，運用「緣起性空」、「性空緣起」的妙理，循循善誘地從事教化，這是智慧的第一步。

第二步即是要「捨善功，不執著」。身為老師教了幾年書之後可能就會沾沾自喜於「桃李滿天下」，或者為自己能使學生脫胎換骨而志得意滿，這不但會障礙個人生命境界的提昇，還會造成自他的困擾，例如：遇到教過的學生竟不跟你打招呼，你心裏可能生煩惱而對學生付出不值得呢！教育學生是老師的責任，學生有成就就是學生自己肯上進，他是不肯學，你再會教也沒有辦法，更何況工作中，你也不成就了自己嗎？那有所謂「捨得善法功德，也就是「功成不居」」（下轉第三版）

- | | | | | | |
|---|--|---|---|---|--|
| 壹仟貳佰元整： 謝曾慕貞 壹仟壹佰元整： 曾郁庭 壹仟元整： 釋香齋 莊志隆 葉水彬 | 戴張松妹 邱敬 林月美 楊雲唐 楊如成 蔡春珠 劉美鳳 吳立寬 陳俊忠 蔣至恒 陳俊宏 盧建富 鄭素華 盧素梅 陳從甲 吳煥良 | 謝伊珠 趙習 張雲士 李老師 謝百元整： 顧幼民 顧幼廷 葉芬瑩 許慧利 莊淑青 郭玉蓮 陳柏年 文嘉華 葉清和 | 伍佰元整： 黃啓明 林光隆 葉芬瑩 賴榮三 莊淑青 郭玉蓮 陳柏年 葉清和 | 洪雪卿 呂冠毅 張偉池 鄧元閔 吳福榮 侯明材 葉子瑄 王康徽 陳美鏡 謝春英 蔡啓鍾 葉水葉 賴秋華 吳美麗 蔣瓊姬 黃清木 游雪卿 陳國華 賴靜華 貳佰伍拾元整： 張瑞英 邱仁治 葉秋容 劉明珠 解子菁 徐玉娜 塗哲雄 | 徐玉娜 塗哲雄 楊成妹 壹佰伍拾元整： 林澄佑 林蓉瑩 林宥萱 林昆賢 林宥禪 林有辰 壹佰元整： 沈逸民 呂信維 邱幸英 陳昱呈 李林遠 伍拾元整： 林淑慧 |
|---|--|---|---|---|--|

不知道為什麼，每次經過大殿前的施食台，總有一股莫名的感動。不管到哪個寺院，那躲在小小角落的施食台上的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與香爐裡那柱香的光交相輝映，就像水晶的星星從渾黑的大海中跳脫出來。

總是記得師父告訴我那個故事：

佛在世時，有一天，正在樹下和弟子們說法時，龍王神色倉惶地跑到佛前。

「佛陀啊！可憐的龍族快要被消滅了，求求佛陀救救我們啊！」龍王哭喊的聲音近似哀鳴。

原來，有一種大鵬金翅鳥，相傳牠的翅膀張開有三百三十六萬里長，只要展翅便可遮住日月天地，牠的一隻腳已佔滿了閻浮提，牠的身體到底有多大，實在難以想像了。牠以龍為食，而且食量非常大，任龍族有多大的繁殖力，也無法滿足大鵬鳥的需求，所以龍王跑來請求佛陀解救即將滅種的厄運。

正當龍王哀訴時，大鵬鳥已經趕到佛陀座前，龍王驚慌地躲在佛陀的背後，大鵬鳥冷冷地睨了龍王一眼，對佛陀說：

「我肚子餓了，我需要食物！」

「你不要吃牠，不可以！」佛陀說。

「牠要生存，我也需要生存，你也要救牠，我也該救牠啊！」大鵬鳥理直氣壯地說。

頓時大眾默然，面面相覷，只聽得風吹樹葉沙沙作響，佛陀沈默了一會兒，微笑著說：

「只要你不吃龍王，也不再殺生，我會告訴所有的出家弟子們，從今以後，每餐用齋時，一定留七粒米分給你們。因此只要有我出家弟子的地方，都不會讓你們受到飢餓！」……

於是這個故事就在出家行者們的身上代代流傳了下來。

小心翼翼地從師父手中捧了七粒米走出齋堂，直走到施食台前，默念：「大鵬金翅鳥，曠野鬼神眾，羅刹鬼子母，甘露悉充滿。」我持著

決定之間



站牌竟成了我們四人唯一的依靠，時刻是下午五點三十分。

× × ×

今天本學期研究生第一次來台北上課的日子，我們必須在傍晚五點四十分以前抵達新店車站，好搭乘社區專車到陳居士借我們的房子歇腳。

四點正，國光號駛進了台北終點站，下車第一件事就是討論如何搭車到新店，由於我曾在那裡住過，又會下山採購，於是自告奮勇說：

「我們只要搭公車到公館，轉一班車即可抵達新店車站。」經驗即是權威，一行人加緊腳步走到了新公園博物館前，好不容易，延著路旁，在支支離離的站牌

中瞧見一支可以通公館的站牌，四個人趕忙往前一站，不到一分鐘，另一個聲音表示意見了：

「我建議我們去找直達新店的公路局站牌，不必再換車……」

「一次經驗實在算不了什麼！或許真有其他更省時省事的方法？」我「心虛」的同意了自稱法師與見慈法師的建議。

也就在他們剛穿過馬路，在路的對面尋找公路局站牌時，一輛開往公館的公車停了下來，望著擠向車門的人潮，我寬慰自己說：

「沒關係，等我們搭上直達車站的公車，我們搭車更快些。」

……

剛拾眼在人群中尋找同伴——正在尋找站牌時，又一輛往公館的公車停在我眼前，身旁閃過一片紅黃藍紫的衣著顏色，我再次重複沒關係的話語。

過了五分鐘，再一輛公車到了，內心不禁嘀咕：「如果決定在公館換車，現在說不定早搭上往新店車了，真是欲速則不達。」

只見對面一位出家師父正向我們招手。

四點四十分，一行四人終於抵達公路局站牌。

「我們可以準時到達新店車站嗎？」我忍不住心頭的疑問，大家面面相覷，卻沒人回答。

等了十分鐘，來了一輛寫著「往中央新村」的冷氣車。正與舊

曾經懷疑地問師父：「就憑七粒米或指甲許的錢，即能維持一隻大鵬鳥的生命嗎？」

師父淡淡地笑著說：「那是必須透過心力，高興地吃著遊客們丟下來的穀粒。」

「有的甚至雜料、氣昂昂地站在遊客肩膀上拍照呢！」那忘我的神采，彷彿正有鴿子舔著她的臉頰。

「伸手便可觸摸到鴿子溫暖的體溫，在這充滿肉慾、爭相食喉的現代生活裡，那是種難得且會令人心酸的感覺。」朋友的話語使我動容，血液裡竟也感到一絲暖意。

她又說到在漢堡的亞士達湖畔住著一對野鴿，「聽說到了冬天，便有保護動物協會的人在湖邊為鴿子築巢，每天給牠們餵食，直到隔年春天湖水解凍才離開……」我閉目冥想那在風雪中送食的人以及施食的行者踏過深林的背影，一時，大鵬金翅鳥、鴿子、野鴨全飛進了心海。

地提行李準備上車，開先鋒上車，的見慈法師卻掉頭往後走，嚷著：「下去，這班車沒有到新店！」

退回原地，傻愣愣地望著車子揚長而去。

「我開始後悔做了這個決定！」

「見慈法師沮喪地說。」

「唉！早知這一下車就該打電話問林××，她是新店人啊！再說公路局沒有到新店的新班車嗎？」

自稱法師陷入沉思，開始她的慣性分析。

「管他什麼林××，當初如果不換站牌就好了！」我開始為剛才錯過了三輛車而懊惱。

「既然來，則安之，冷氣車不到，那一定是普通車了。」見慈法師樂觀地露出了他一貫的笑容。

「是嗎？要不再問清楚？剛才問了兩個人都說可以到新店。」

「還是可以上車，到景美再換車。」自稱法師直拉著我們上車

，正當遲疑不決時，車子已揚塵遠去。

「我決定回原來的地方等車，我只對那裡有信心。」——不等其他三人同意，見慈法師轉身邁步而去，我們三人不知不覺地破這突來的力量牽引，也跟著移動腳步，向著來時路走，兩旁的寬虹燈正一盞盞地亮了起來……

走在台北寒冬向暮的街道中，我若有所悟——原來，人生中途要做一個搭車的決定都那麼錯綜複雜！吊詭的是，人很容易做決定，更容易懊悔。由搭車這件小事放觀人生，「最快」與「最慢」之間還真不是短暫的片刻便能立即決定的呢！

湧泉之歌

「怎麼有人會把米留在這裡，這兒並沒有人家啊！」從後面跟上來的朋友接著說。

「給鳥吃嗎？牠們會自己覓食的，如果不是，會是給誰？」……

一連串的問號就像「嘆！嘆！」的拍擊聲撞進心裡。直到學佛，看到師父門。

所異動，也儘管出家人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十多年，不管是在最壯重盛大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總如儀地踐行著這個法心海。

「這是一隻佛陀對大鵬鳥的承諾，也是對眾生的啟示！」師父這樣說。

於是我喜歡將米從師父的鉢盂中送到施食台上，因為那有著一份來自佛陀對眾生的慈悲，

永遠的大鵬鳥

——那柱香的光



將米送到施食台上時，石與米的印象再度湧向眼前，或許在那密林深處，正任著一位默默的苦行者吧！原來任何一塊石頭都可以當作施食台，任何施食台上都有一個大鵬鳥的故事。

儘管佛教中的某些戒律或生活方式早已隨時空遷流、風土民情而有

今年夏天，有位舊時的老友風塵僕僕地來訪，侃侃談起他歐遊的見聞。他說，在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上，看到許多鴿子穿著光亮的羽毛，高興地吃著遊客們丟下來的穀粒。

「而最基本的，我想佛陀所要提醒我們的是做為一個行者，在接受供養時，不忘布施，我們手上的食物是得之於整個社會——一粒米自糧穀口中分出，半溫水自行人肩膊上擔來——唯有透過食物的分配，生命才能維持無限延續，有了布施，整個生命界才能相輔相成，否則大鵬鳥儘管有強大的身軀、威力，可為所欲為，但等到把龍吃光，自己也會因食物短缺而滅亡。」

原來，大鵬鳥不只是一隻鳥，牠是個象徵，象徵著生命界要透過布施、分配，才能達到「均衡共存」，表面上只有白米七粒、饅頭少許，真正所施的是供養的心、布施的誠意。看著師父從鉢盂中拿出米

「上承第二版」

「為而不有」的心態。第三步是連「不執著」的勉強心理也要放下，心理一片清淨，「風吹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」，如於萬里晴空，任運而行，無往而不優遊，此即是光明佛性的顯透，修學至此境界，才得真正的自在！

佛的教與神育

有位教育界的朋友到寺裏來，很苦惱地對我說：「我耗三年全部的心力教學生，可是得到的卻是什麼回報呢？」學生竟指著鼻子罵我……教育是我的責任，沒有把學生教好，如何向家長、國家交待？我到底要怎麼教下去呢？」

其實，這正是自覺的開始，也是轉化的契機。教育工作並不只是在作育學生，更重要的是藉以讓自己能成長、提昇。任何行業都可以自我教育，尤其是從事教育工作者更有著最好的因緣；而六度——菩薩道的實踐，正是落實的最佳途徑。在不斷自覺、覺他、成人、成己的過程中，我們便是向成佛的大道一步步地邁入了！

「我決定回原來的地方等車，我只對那裡有信心。」——不等其他三人同意，見慈法師轉身邁步而去，我們三人不知不覺地破這突來的力量牽引，也跟著移動腳步，向著來時路走，兩旁的寬虹燈正一盞盞地亮了起來……

走在台北寒冬向暮的街道中，我若有所悟——原來，人生中途要做一個搭車的決定都那麼錯綜複雜！吊詭的是，人很容易做決定，更容易懊悔。由搭車這件小事放觀人生，「最快」與「最慢」之間還真不是短暫的片刻便能立即決定的呢！

「我決定回原來的地方等車，我只對那裡有信心。」——不等其他三人同意，見慈法師轉身邁步而去，我們三人不知不覺地破這突來的力量牽引，也跟著移動腳步，向著來時路走，兩旁的寬虹燈正一盞盞地亮了起來……

走在台北寒冬向暮的街道中，我若有所悟——原來，人生中途要做一個搭車的決定都那麼錯綜複雜！吊詭的是，人很容易做決定，更容易懊悔。由搭車這件小事放觀人生，「最快」與「最慢」之間還真不是短暫的片刻便能立即決定的呢！

「我決定回原來的地方等車，我只對那裡有信心。」——不等其他三人同意，見慈法師轉身邁步而去，我們三人不知不覺地破這突來的力量牽引，也跟著移動腳步，向著來時路走，兩旁的寬虹燈正一盞盞地亮了起來……

走在台北寒冬向暮的街道中，我若有所悟——原來，人生中途要做一個搭車的決定都那麼錯綜複雜！吊詭的是，人很容易做決定，更容易懊悔。由搭車這件小事放觀人生，「最快」與「最慢」之間還真不是短暫的片刻便能立即決定的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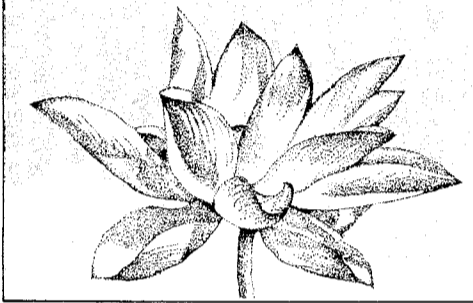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決定回原來的地方等車，我只對那裡有信心。」——不等其他三人同意，見慈法師轉身邁步而去，我們三人不知不覺地破這突來的力量牽引，也跟著移動腳步，向著來時路走，兩旁的寬虹燈正一盞盞地亮了起來……

走在台北寒冬向暮的街道中，我若有所悟——原來，人生中途要做一個搭車的決定都那麼錯綜複雜！吊詭的是，人很容易做決定，更容易懊悔。由搭車這件小事放觀人生，「最快」與「最慢」之間還真不是短暫的片刻便能立即決定的呢！

春風

化雨

悟師父佛七開示 / 見澈記



● 自力與他力

無量壽經記載阿彌陀佛因地為法藏比丘時，於世自在王如來前修行，曾發四十八大願，願願誓成就依、正莊嚴的極樂世界，願願度每一位發願往生的眾生。

因此平常我們所見的阿彌陀佛聖像，幾乎都是立像，而且手伸得很長，準備隨時接引樂欲往生的眾生同歸極樂。所以，在佛教的弘傳中，彌陀淨土法門一直被認為是自力、他力相應的法門。但如果從整個佛教的特質來說，佛法是自力重於他力的。

什麼是自力？什麼是他力？從個人作觀助力的立場來看，我想，主要是能相應、能感通。什麼是感通？對修彌陀淨土法門的行人而言，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與阿彌陀佛相應。以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來說，雖然阿彌陀佛願度眾生，但如果眾生本身不念佛，沒有付出自力，是不能與佛菩薩的悲心切願相感通的。

因此，今天大家在這裡念佛，真正的苦，我想是在這個地方，自己與別人的隔閡，自己與佛的隔閡，自己與自己的隔閡。尤其，當你認真地修持用功時，你會發現彼此間的差距何止十萬億佛土？真的定不進來，鑽不進去，這種像蝸牛不進來，咬嚼身心的苦迫，相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領受過。是以從菩薩及高僧大德為弘揚淨土法門，鼓勵行

人增加信心的角度來說，彌陀的大願，隨時等著我們，只要念佛即可往生，看起來似乎是他力的；但如果我們不用這法門，不信心、願、不踐行，只等著阿彌陀佛來接引我們，那又怎樣與佛相應呢？

● 以彌陀驗心

同修們在打佛七前都期許，希望藉著佛七的修持可以放下身心世界，得到一點定力，可是到了念佛堂用功，却又發現自己越來越放不下，越提不起來。雖然口中念佛，心觀蓮花，而且也很專注以音聲攝受自己，可是亂七八糟的念頭一直湧現，當然大家放不下的不是在家人又是兒女又是財富又是名位又是事業，你長我短是非，但眼前浮現的這些事務未處理，一下又是常常活動籌備要進行，……我相信很多人很想讓那些念頭不要升起，有的人或者因此後悔自己業障深重，但偏偏那些念頭還是一直湧現。像這樣，一面後悔，一面念頭仍然不斷冒上來，結果越提越亂，越壓越猛，這已不是放下用功，而是在「追念頭」，打妄想。

楞嚴經云：「譬如有人，寄宿旅亭，暫止便去，終常不住，而掌亭人，都無所去，名為亭主。」當然這心念佛時，平常的思緒一定會浮現，當它起來時，你不要理它，只要繼續念佛，更不必因此生起任何情緒——我很後悔、很慚愧，我真是業障深重等等，這些根本無濟於事。反之，你

要訓練自己放鬆、放下。放下什麼？放下那些你平常放不下的念頭，心中單單只有「阿彌陀佛」一個念頭，不做他想，縱使天塌下來，你還是念佛，這不容易嗎？「不容易！可是也是最簡單的！」「為什麼是最簡單？平常我們說修行要「明心見性」，但是修彌陀淨土法門一般是不講見性的，不過至少也要明心。什麼是「明心」？「明」的相對就是「無明」。佛教不同基督教、天主教有「原罪」的思想，縱使下地獄也沒有原罪，只是「無明」惑心，造作惡業，招感與地獄相應的果報。然而地獄也不是一墮永墮，只要能以至誠心、深心懺悔，用清淨的身、口、意來轉化身心，消除無明煩惱，自然可以轉業。所以，佛教強調萬法唯心，是一切的主宰，修行之首要即在明心。透過什麼方法可以「明心」呢？古德說，一句彌陀含攝八萬四千法門，就是以一句佛號來驗心，驗明我們當下的每一念。至於如何驗明、如何相應，必須你自己直接去面對，將你過去的一切知識、經驗都拿到現在來驗明，這不但絕對對待，也離却語言文字，只能由你自我體會！在這裡，我想舉一個禪宗的公案，大家不妨拿來我們身上問問看。

● 三心不可得

唐朝的德山宣鑑禪師對金剛經曾下過很深的功夫，著了一部註解金剛經的「青龍疏鈔」，名冠成都，他擅長講性相諸經，貫通

旨趣，因為聽說江南多獅子驀孫，便準備下江南去破斥罵罵邪說，以報佛恩。

在禮陽路上，他肚子餓，恰巧見了一位老婆婆在賣餅，就想買些充飢。等他趨前欲買點心，老婆婆反問他：「你肩上的挑的是什麼東西啊？」他回答道：「金剛經的註解本。」老婆婆說：「那我請問你一個問題，答得出來就賣給你，如果答不出來，且請別處去。」她接著說：「金剛經上說：『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』既是三心了不可得，你要點哪一個心？」

「德山禪師被這麼一問，啞口無言。因為他一向只偏重在教義的知解，不曾直接接觸到生命。於是羞愧得把整卷金剛經的疏鈔燒了。燒掉以後，就直往江南龍潭禪師那兒參學。有一天，他侍候著禪師，禪師與他彼此無言。最後禪師說：『更已深，休息吧！』於是，禪師提著紙籬領他到客寮休息，到了客寮，當他轉身請禪師也回寮休息時，禪師忽然將燈吹熄，當下德山禪師便開悟了。

他當時開悟的是什麼？開悟的心境又如何？我們當然不知道，不過現在坐在這裡，我們倒可以用他這個公案來問問自己：過去心不可得，阿彌陀佛；現在心不可得，也是阿彌陀佛；未來心不可得，我們還是阿彌陀佛；既然三心不可得，我們到底用什麼心念阿彌陀佛？這是值得修淨土法門的行人深思的問題。一方面要參，一方面也要念佛，自己好好用心——不念阿彌陀佛，三心不可得；念了阿彌陀佛三心仍是不可得。既然三心不可得，你用什麼心與佛相應？阿彌陀佛！

打佛七用功不只限於口念，而是要讓佛號充遍整個身心世界，才能印入阿賴耶識心田。因此，在稱念之外，還要藉著觀想來收攝六根。繞佛時觀想自己踏在蓮華上，一步一蓮花；止靜時，觀想自己坐在蓮華上，那花瓣就在座旁，你不可以動得太厲害，把

● 一句彌陀生死了

彌陀淨土法門是末法時期最殊勝的法門。佛說末法時期的特色是只談教理，少論行證。所以古來大德一再強調，末法修行不容易，要證果更是困難。「證」就是以自己的心地行持來驗證佛心，因為「證」的人愈來愈少，因此又提倡「易行道」的彌陀法門——只要一心念佛，便能信願往生，得不退轉，是末法時代的徑中徑又徑。從這句話上我常常迴光返照——念一句阿彌陀佛簡單嗎？佛七已經進入第三天了，為什麼？我覺得它非常不容易，為什麼？我坐在後面與大家一起念佛，儘管平日大家研讀很多有關淨土的经典，也會念佛，可是一碰到你長我短，我慢山高，怨憎聚會，內心焦躁，一句阿彌陀佛就是打不進八識心田，縱使目前克服了腿痛、腰酸，也能克服散亂和昏沉的交戰。但，念一句「阿彌陀佛」容易在哪裡？不容易又在哪裡？更何況臘月三十，生死交關的時候，其難易又可能在這裡？

那為什麼又說修彌陀淨土是「易行道」呢？因為念佛要在調治我們的傲慢、不信賴。所以，古德往往要我們老老實實地念佛，當生可以了生死。但很多人往往不信受彌陀法門的功德，特別是自命為知識分子的人，於是，每在念佛時總要自我批判、懷疑：「我這樣念佛就夠了嗎？」「我念這個有效嗎？」「我的智慧該不只接受阿彌陀佛而已吧！」……行持的當下自己不斷和自己過不去。記得在日本親鸞上人的數異抄中有一段記載：有一位唯圓房的人，他已年近不惑，一天，他突然對念佛深感迷惑，他自問：「我一向都認真念佛，可是從來沒有發現過由心的歡喜，可見自己手足舞躍；也沒有急著要去淨土的念頭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他將這些問題提出來問親鸞上人。看了這段記載，個人深深敬佩唯圓房驗證真理的勇氣與決心。

他坦誠地提出人性的需求，也是人性的煩惱——這種高興不起來的是什麼？不會想要急著往生淨土的又是什麼？對這個苦惱的婆婆世界，我們任得很習慣，戀戀難捨，不想也不願離開的又是什麼？阿彌陀佛的淨土再怎麼美好、清淨、莊嚴、安樂，因為我們不想去，甚至害怕去，也從來沒去過，不熟悉，這便是眾生根深蒂固的習性，也是煩惱。住慣了娑婆世界，也堪忍了這個世界、戀舊、愛染、矛盾，生起執著心，不想也不願出離、覺醒、淨化，因此，真正的「不容易」就在這裡。

個人會親近過幾位大德，如廣欽老和尚、道源老和尚、李炳南老居士，他們念佛的成就在於他們深信力行，念念會歸西方淨土；還有以前與我共修過的心西師、陳老居士等，他們十分地信願彌陀的悲願，且比別人發心奉獻自己，每天除了勤奮執作，就是拜佛、念佛。尤其，心西師一心念佛，懷心淨土。她個性爽朗，別人對她惡口，她從來不說一句壞話，不罵人，命終後還燒出了些舍利子。……我常常想：她到底看到、聽到、體會到什麼，致使她對佛的教法那樣地信受奉行。借此返照自己一直絞不過自己的到底是什麼？我發覺真正不易的是在這個地方。雖然，我們是在念佛，可是，有時也會為自己找藉口，就這樣在無限大與無限小之間矛盾不決。

● 無限大與無限小之間

每個人都無限大與無限小的矛盾當中過活，尤其是現代人的困擾是處身瞬息萬變的社會，很多人措手不及，無法應付這激烈的爭競，交通資訊發達，空間縮小構成環境的複雜性，時間的逼迫性，人際的壓力，再不就是價值的迷惘，觀念紛雜。因此我們研究佛法，在時間上除要接上佛陀時代，還是考慮印度與中國的社會背景、思想流變，彼此的互動影響，乃至現代的「人心需求」等，關懷的層面真是「上窮碧落下黃泉無有止境。」有時大家會想：「為什麼要學這些呢？這跟生死有什麼關係？」「我要趕快

念佛了生死，生死還沒了，哪有時間學這些？」如今，提供機會，讓你全部放下坐在念佛堂念佛念佛？你是否又能一心一意地提出來問自己。

所以心量本身可以無限擴大，你要學得很慈悲地將所有的東西含攝進來，可是當下也要清楚這些做什麼。再說有的人慈悲心可以無限地擴大，譬如可以布施無限地放捨，但是，碰到不喜歡的人，當下那一念煩惱就是過不了關。問你懂不懂？都懂，可是到了抉擇的關鍵，一樣也是過不了關！而且在一生的過程中，學習再學習，奉獻再奉獻，進步再進步，怎麼樣自己都不滿意，其「行險」的苦，即是處在無限大與無限小之間的游離矛盾，我們的生命不斷地接受這些衝擊。

所以，彌陀經上說西方極樂世界要過千萬億佛土，那有多遠？非常遙遠！很多大德却在「老實念佛」中往生。因此，儘管我們永遠知道阿彌陀佛的手足很長一直在拉拔我們的，但只有親自去驗證，做開心與佛的心相應，你才知道什麼叫「念佛」！

● 飲水冷暖自家知

打佛七，對行者而言是印證這顆心很重要的時刻，如果是腿痛，你也要知道怎麼痛。如果念佛念得散亂或昏沉，更該弄清楚我內心翻騰的是什麼！這些都要靠自己努力，誰也幫不上忙。記得上「禪林實訓」時，和大家講到唯識學在印度弘傳時，曾有外道提出問題：能識、所識的識在哪裡？因為無人可以答覆，導致唯識學在印度沉寂了好長一段時間，直到玄奘大師到印度取經，大師說：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那麼，「知在哪裡？」能識、所識本身就是對待，如果我念能，阿彌陀佛就是我念所念，所以，彌陀法門是只與佛的世一句阿彌陀佛，就能走入佛的世界，念念相應念佛，如何相應？我還是要說一句：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

打佛七用功不只限於口念，而是要讓佛號充遍整個身心世界，才能印入阿賴耶識心田。因此，在稱念之外，還要藉著觀想來收攝六根。繞佛時觀想自己踏在蓮華上，一步一蓮花；止靜時，觀想自己坐在蓮華上，那花瓣就在座旁，你不可以動得太厲害，把